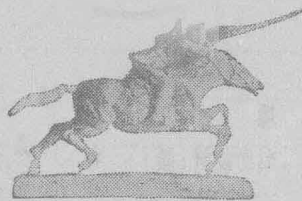




金敬迈

歐陽海之歌

# 歐陽海之韻



解放军文艺社

一九六六年·北京

## 內 容 提 要

《欧阳海之歌》是描述偉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烈士生平事迹的一部长篇小說。它生动地表现了那个生长在偏僻山村的貧农子弟，在党的撫育和培养下，在革命部队的大熔炉中，如何經受着各种考驗与鍛炼。小說描写欧阳海在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上，在对待荣誉的态度上，在自我改造的思想斗争中，在帮助和带动后进战士方面，在各种困难面前……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地进步着，成长着，最后终于百炼成鋼，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，創造出惊人的英雄业绩来。这一切都得到了生动的艺术描繪，給人以强烈而深刻的印象。

作品充滿了高昂的革命激情，波瀾壯闊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，革命部队意气風发的斗争生活，人民战士生气勃勃的精神面貌，特别是当前部队广泛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坚持四个第一，大兴三八作风，开展四好运动，等等，在作品中都得到了很好地反映。《欧阳海之歌》是毛澤东思想的頌歌，也是我們社会主义时代的頌歌。

这部作品結構严谨，故事性强，語言生动，文字流畅。作者在处理真人真事与艺术的集中、概括等关系上，也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，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。

书名“欧阳海之歌”是請郭沫若同志写的。

雕 塑：唐 大 禧

封面設計：熾 卉

欧阳海之歌

金敬迈著

解放軍文艺社出版

(北京定阜大街三号)

字数315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張15 1/2

1965年12月第1版 1966年5月第4次印刷

印数250,001—350,000册 定价(2) 1.00元

保定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发行

# 目 次

## 第一章 風雪中

- 一 起名 ..... 1
- 二 餓死不討米 ..... 12
- 三 过年 ..... 21
- 四 “天兵天将” ..... 33

## 第二章 阳光下

- 五 变了 ..... 44
- 六 “快长吧，欧阳海！” ..... 63
- 七 当兵的心思 ..... 70
- 八 飞向前方 ..... 80

## 第三章 战斗在召唤

- 九 炮声在哪方 ..... 94
- 十 信 ..... 104
- 十一 百万农奴站起来 ..... 113
- 十二 “这里就是前线！” ..... 123

## 第四章 前进的路上

- 十三 屬“虎”的 .....137
- 十四 “我来算一个!” .....146
- 十五 大紅花 .....154
- 十六 擅离崗位 .....159
- 十七 “小老虎” .....170
- 十八 敲打 .....179
- 十九 “响鼓也用重錘敲” .....185

## 第五章 骨硬心紅

- 二十 緊急任务 .....197
- 二十一 揚帆远航 .....206
- 二十二 心意 .....214
- 二十三 入党 .....220
- 二十四 突击組长 .....232
- 二十五 第三次立功 .....241

## 第六章 “火車头”

- 二十六 階級兄弟 .....250
- 二十七 买书 .....259
- 二十八 “問題在哪里?” .....268
- 二十九 源泉 .....277

## 第七章 家乡行

- 三十 “大哥呢?” .....288

三十一	野菜 .....	297
三十二	“我叫解放军” .....	308
三十三	烟叶 .....	316
三十四	万里鞋 .....	325
三十五	亲人的嘱咐 .....	333
三十六	通信班长 .....	338

## 第八章 新的考驗

三十七	挑重担 .....	345
三十八	正确处理 .....	360
三十九	誤会 .....	370
四十	“与人为善” .....	378

## 第九章 迎着烈火冲上去

四十一	“雷锋的战友” .....	393
四十二	听到批評的时候 .....	404
四十三	高标准 .....	417
四十四	干革命 .....	431

## 第十章 臉不变色心不跳

四十五	箭上弦 .....	443
四十六	山頂上 .....	453
四十七	向往 .....	462
四十八	南岳楓紅 .....	472

附 記 .....	485
-----------	-----

## 第一章 風 雪 中

### 一 起 名

舂陵河繞过桂阳县，急急忙忙地向北流去，穿峽出谷，注入碧藍碧藍的湘江；在它的身后，留下了一块荒涼貧瘠的土地——桂阳山区。它的东北边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，西南面就是高聳入云的南岭山脉了。在一块石多地少、沙厚土薄的山頂上，集居着十来戶貧苦人家，世世代代向吝嗇的地里洒着汗水。这儿，土比別的地方硬，石头比別的地方多，汗水比別的地方更不值錢……人們鄙弃地把这个穷山村称作“老鴉窩”。

一九四〇年阴历十月二十三，烏沉沉的天紧紧扣在山頂上。平地上初冬剛至，老鴉窩早已是严寒逼人了。从西北方刮来的几团灰白色的云彩，繞着山尖不肯离去，云层順着山背漫下来，山区隱沒在一片雾靄中。几只老鴉，扑打着翅膀，匆匆忙忙自天外归巢，山上留下了一片凄涼的呱呱声。上灯时分，雪花打着旋儿，靜悄悄地向老鴉窩扑来。大雪染白了屋頂，盖滿了田塍，遮断了山路。白茫茫的老鴉窩，除了呼呼的

北風外，沒有一點聲響。人們蜷縮在自家的火塘 旁邊 打瞌睡——哪一個冬天都是這麼熬過來的！

村子北邊，那間石頭和土塊兒壘成的小屋門前，有一棵剛剛出土的小松苗，正被北風撕扯得左右亂晃，指頭般粗的樹干正在風雪中掙扎着。看樣子，小松苗怕是活不成了。屋子裏邊，被柴草熏得漆黑的土牆洞里，擱着一盞半明半暗的桐油燈，黃色的火苗有氣無力地跳動着；床上傳來幾聲輕微的呻吟，歐陽恒文的女人臨產了。北風夾着雪花從牆縫中，從茅草屋頂的隙罅里擠了進來。床上、補釘連成片的蚊帳上，都積下一層薄薄的雪花，寒意直透骨髓。四十來歲的當家人歐陽恒文，坐在火塘旁邊發呆。過重的體力勞動和挑不起的生活重擔，壓得他腰彎背駝，愁得他滿臉皺紋。他往火塘里添了一把柴，回頭望望在床上呻吟着的妻子，心里盤算着：

“……又要添一張吃飯的嘴了！三分水田、一畝八分旱地，怎麼養得活這五口之家呵……明年的日子怎麼過，今年這個冬怎麼熬！老天爺不睜眼，偏偏今年冷得這麼早……”

“爹！我去把隔壁屋裏張婆婆請過來吧。”二姑娘玉英對坐着發楞的爹說。沒等回答，她就開門跑了出去。一陣風擠進門來，把牆洞里的小油燈吹滅了，屋裏一片漆黑。

歐陽恒文在火塘里點燃了一根松明向油燈走去。

“算啦，莫點燈熬油的了！今天怕還不到日子。”女人在床上說。

“攢下這盞把兩盞油也熬不過冬！”歐陽恒文說着還是點着了小油燈。他焦急地望着窗外：“嵩伢子出去這麼半天，也該回來了。要是他能借點把子糧食回來，你在月子里多少還



有点吃的。……唉！都二十岁的人了，办事还这么不利索。”

“跑也是空跑，穷亲穷友的，你让他到哪家去借哟！苦是苦在今年的红薯也早在地里，没得么事收成，这一下雪，怕连野菜也……”

门被推开了，玉英领着张婆婆进来。张婆婆在床前看了看脸色蜡黄的女人，回头对欧阳恒文说：

“都发作啦，连水还没烧一盆！男人家先出去一下。”

欧阳恒文来到屋檐下，听见屋里边女人一声接一声地哼着。雪越下越大，不一会儿，欧阳恒文的衣服褶皱上都堆满了雪花。他象根木头似地呆在门口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生儿育女，养家活口，眼下穷得想借也借不到，拿么事来填饱肚子、熬过冬呵！……他把两只长满厚茧的大手抱在胸前，嘴里默默地祷告着：“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山沟里过了七代，未必到我恒文手上就……我不求金不求银，盼只盼明年多下点雨水，是个好年成。我和嵩伢子拼死拼活再往坡上多甩几把汗水。穷人没得地，力气就是粮呵……”

村口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嵩伢子空着双手，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。

“爹，我中了！”嵩伢子劈头一句。

“中么事了？！”

“中签啦！”

“签！……么，么事签？”

“壮丁签！”

“啊！……”欧阳恒文浑身一颤。

“中午潘保长在乡公所当众开的柜。先说是刘大斗的二

少爷中了；刘大斗打发人送了張帖子来，他姓潘的一改口，又說是我中了个‘上上’，头三名就有我一个！”

欧阳恒文象是当头挨了一棒，晃晃悠悠地站不大稳。他明白，把嵩伢子一抓走，就算明年是个好年成，那地里的工夫靠哪个呢？……这是要了全家的命罗！

“不是說……不是說‘独子不当兵’嗎？他們当官的法令，未必說改就改，說变就变啦！”爹爹急得舌头发直，話不成句地說，“你……你就不曉得跟，跟他們評評理！”

“法令？这是潘保长和刘大斗搞的鬼名堂！他拿了别个的包袱錢，硬拉我去补刘家二少爷的名字。”

“不怕，嵩伢子，我們不怕！‘独子不当兵’是上头定的法，他潘保长敢甩偏手，我就敢告他！”爹爹給自己壯着胆說，“……告到区里，告到县政府，我也不怕他！”

“爹呀！”嵩伢子气得直跺脚，“他潘保长說，我媽快生了，要是生个男的，那我就不是‘独子’了，依法該‘两丁抽一’！”

“什么？生个儿子就‘两丁抽一’！……”欧阳恒文觉得天在打旋地在轉，迎面扑来的雪片，象是一把把尖刀直钻心窝。他打了一个寒噤，心里凉了半截，仰头望着昏黑的夜空，嘴里不住地咕嚕着：

“‘两丁抽一’……‘两丁抽一’……”

“哇——哇——”屋子里傳出了嬰兒的哭叫声，哭得那么响亮，清脆。

“这……”他們两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呆了，直楞楞地还站在雪地里。

門开了，玉英姑娘飞快地跑了出来，高兴地喊着：

“爹！媽生了，是个弟弟，是个弟弟呀！”

張婆婆也从門縫里探出头来：“恭喜恭喜呵，生了个儿子！‘丁成双，日子旺’呵，快进来看看。”

“难为你了！”欧阳恒文对着張婆婆苦笑了两声，急忙背轉身去。他撕扯着胸前的衣襟，絕望地喊着：“杀人的老天爷！‘两丁抽一’呀！……”他試着抬了抬腿，可是迈不动步子。脚下的大地象裂开了一条縫，他正从这条縫里往下掉着；眼前发黑，什么也看不見了，滿耳响起了呼呼的風声。他心里明白：这是掉进那万丈深渊里边去了……

“哇——哇——”新生的嬰兒在昏暗的茅屋里有力地哭叫着。这个不該出世的孩子呵，他伴随着严寒、飢餓和苦难，来到了人間。

交二更了。

屋子里靜悄悄的。一家人圍在火塘旁边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誰都沒有出声。小儿子安詳地躺在媽媽怀里。

風还在刮，雪还在下……

“唉！”床上的媽媽长叹了一口气。她眼泪汪汪地望着怀里的儿子，把前前后后的事情想了又想。她搖搖頭，无可奈何地說：“沒有別的法子好想了，看哪家有福养得起，就趁早把他送过去，免得……”

爹爹打断她的話說：“这兵荒馬乱的年月，国民党当道，日本鬼子又要打过来，还有刘大斗、潘保长要租要人催得紧，哪个还添得起一張嘴喲！”

“那……”媽媽带着哭声說，“那只好趁天沒亮，把他丢到土地庙旁边。……儿呵，要是你的命长，总会有好心人把你抱

回去的……”

“媽！”玉英哭着扑到媽媽的床前，“莫丟呵！……要丟，還、還不如把我賣了……”

“二丫頭！”媽媽摸着玉英的頭說，“把你賣了，還不是要‘兩丁抽一’！沒有法子呵……不是做爹媽的心狠，就只當……就只當他不是媽媽身上的一塊肉……”

“媽！”嵩伢子悶聲悶氣地喊了一聲。他想說，抓丁就抓丁，豁出自己死在師管區，也不能把弟弟……看了看媽媽的臉色，他把話又咽了回去。

“伢子他爹，天不早了，你快些拿個主意呀！”媽媽催促着說。

歐陽恒文雙手托着發木的腦袋，剛才的話他都聽見了。可是，他能拿什麼主意呢？丟到土地廟，不等天亮就會活活凍死；不丟，抓走了嵩伢子，全家靠哪個？把小兒子留在家里，也只有餓死這一條路呀！……

全家靜靜地坐着。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呼嘯而過的北風里，傳來幾聲鷄鳴。

“伢子他爹，天快亮了，要抱就快點抱出去！”

爹坐着沒有動。媽媽把孩子托在手上說：

“嵩伢子！來，你把弟弟抱……抱出去。”

“我不抱！”哥哥低着腦袋沒有動。

“我來！”爹爹猛地一下站了起來，“不能為他餓死全家！”他渾身顫抖着，走上前去從妻子手上接過孩子，慢慢地走到油燈跟前，眯縫着眼睛，透過淚水把剛剛出生的小兒子看了又看：紅彤彤的臉，一頭黑髮，連眼睛都沒睜哩。“唉！……”他一

咬牙，向門外走去。

“爹……”嵩伢子和玉英一把扯住爹爹的后衣襟，跪下来喊着：“爹呀！……”

爹爹沒有理他們。玉英又回轉頭來望着床上的媽媽：

“媽！你，你沒看見，外頭在下雪呀！……”

媽媽趕忙背過身子，緊緊咬着衣角，雙手撕扯着自己的頭發。床上傳來了輕微的啜泣聲。

歐陽恒文一陣心酸，兩條腿象有千斤重，抱着懷里的兒子，他怎麼能跨出眼前這道門檻！想起往後的日子，他跺了跺腳，喊着：“你們把手鬆開！”隨即打開了大門。

一陣冷風夾着雪花湧進門來，懷里的兒子驚醒了，“哇”的一聲哭了起來。

這一声哭叫，象一根鋼針刺進了媽媽的心，她喊道：

“伢子他爹！你……”

歐陽恒文停住了腳，回頭望着披頭散髮的妻子。

“你等等，等我……再給他加上件衣服！”媽媽說着，脫下身上那件補釘挨補釘的棉袄，細心地把兒子裹得緊緊的。

“哇——哇——”小兒子不停地哭着。媽媽急忙解開衣襟，把奶頭塞進他的小嘴里，屋子裡又恢復了平靜。媽媽目不轉睛地望着兒子，把兒子越摟越緊，恨不能在這幾秒鐘內，把全身的奶汁、血和愛都灌到兒子身上去。忽然，她拔出奶頭，發瘋似的喊着：“快！快接過去呀！”她意識到，兒子不能留在懷裡了，只要再過一會兒，母子就再也無法分開……

歐陽恒文抱着小兒子，踉踉蹌蹌地走出門去。雪撲打在他的臉上，一陣急風吹掉了他頭上的破毡帽，他仍然如呆如痴

地向前走。該拐弯上路了，他找不到門口的那棵小松樹。定神細看，小松樹已經被大雪深深地蓋住了，只留下一束松針在北風中搖曳……

前邊，土地廟象個白坟包似的立在岔路口，廟門，那張黑乎乎的大口象要把這父子兩人全吞了進去。歐陽恒文來到跟前，他騰出一隻手來把香燭台上的積雪拂掉，輕手輕腳地放下懷中的兒子，轉身往回跑去。

小兒子默默地在香燭台上躺着，也許他會從此安詳地睡過去，再也不會醒來了。

兩聲淒厲的犬吠撕破了沉寂的雪夜，小兒子踢蹬著小腿哭了起來。這幾聲哭叫拖住了歐陽恒文的腳步，使他好似從惡夢中惊醒過來……

這是第七胎了。早先的六胎凍死餓死了四個，只留下嵩仔子和英妹子兩人。為了那些沒能活下來的孩子，做爹娘的担了多少心，流過多少淚呵！……如今，兒子來了，又親手把他放到風雪地里……

“這是我自己作孽，還是老天爺要絕我歐陽家的後呵？”他回過頭來望著土地廟，“我在做麼事？糊塗呵！我這是親手把一個活活的兒子埋到雪里去了呀！……”望著土地廟，望著漫天大雪，他不由自主地返身朝小兒子奔去。

媽媽倒在床上，聽著門外的腳步聲消失在風雪里了，心里象刀鉸似的。這是掏走了她的心肝，挖掉了她身上的肉！十月懷胎不易呵，難得讓兒子下了地，又眼睜睜地看著把他丟了。她越想越後悔，越想心越痛，只感到嘴里發咸，流不完的眼淚正往肚里淌哩！

“不！……不！……这杀人的‘两丁抽一’呀！”媽媽嚷着。她从床上滾倒在地下，艰难地朝門口爬去……

突然，象是一陣大風推开了两扇破門，欧阳恒文紧紧抱着儿子奔了回来：

“抽丁就抽丁，抓人就抓人，要死我們也死在一堆！儿子他沒有罪，我不能把他丢出去。我不能呵！”

全家看見爹爹抱着孩子跑了回来，反倒惊呆了，誰都說不出話来。母亲跪在地上，伸直手臂，嘴唇抖动着，半天才挤出一句話：

“他爹，快，快，快把他給我呵！”她象撿回来一个儿子似的，飞快地扯开衣襟，把孩子紧紧貼在心口上。

風还在刮，雪还在下……

过了几天，雪剛剛停住，保长先生进山了。远远看見潘保长直奔茅屋走来，全家張惶失措，欧阳恒文連忙迎了上去。

“恒文哪！听說你屋里又添了个丁，我公事忙，还沒来恭喜恭喜哩！”保长說着就要跨进門来。

“保长先生，我們穷家穷戶的，生儿养女也是劫数呵！屋子里又小又髒，沒有个落脚的地方。”欧阳恒文把身子一歪堵在門口。

“不要紧，我們公事人忌諱这些。如今抗战时期，又提倡起‘新生活’运动来了，蔣委員長規定，行人都靠左边走嘛！……”保长用文明棍推开了恒文，正要迈腿，一只手从后边拉住了他。

“保长哇！月子婆房里进不得。‘新生活’、旧生活都一

样，沾了腥气要晦气一辈子的呀！”張婆婆笑呵呵地拉住了保长，“你們当先生的，讲究的就是个功名前程。要真的誤了你老的荣华富貴，他恒文家也担戴不起。有話到我屋里去說。”說着，半拉半推地把保长請到了她自己家里。

“恒文！”保长開門見山地說，“你家嵩伢子中了个‘上上签’，又是当众开的柜，偏偏那天联保主任也在場过了目。唉，你我虽是乡里乡亲，我潘某人只是想帮忙也插不上手呵。听說过不几天，师管区就来要人了。”

欧阳恒文呆痴痴地站着，張了張嘴巴沒有說話。

張婆婆递过来一碗茶，說：“保长先生，不是听說‘独子不当兵’嗎？”

姓潘的笑了笑：“是呵，‘独子不当兵’是上边定的法。可是恒文的婆娘前几天不又生了个丁嗎？这叫‘两丁抽一’。我也是公事公办嘛！”

“生儿子？”張婆婆故意把嘴一撇，說，“恒文婆娘前世沒有修来这个福，今生再也沒有这个命罗！”

“你說什么？”

“又生了个丫头片子，賠錢貨。”

“真的？”保长放下茶碗站了起来。

“是我接的生，那还假得了！不信，我們就过那边屋里看看去。”

“張婆婆，你这个妇道人家可不兴胡言乱語呵，如今是‘一家犯法，十家連坐’！你要知情不报，蒙哄政府，可要罪加一等！”保长威胁着說。

“我也犯不起这个法，我这就抱过来給你看看。”張婆婆說



完轉身就走。她心里盤算：硬躲恐怕是躲不過去了；只要我有膽量抱過來，他姓潘的未必肯看。

不一會兒，她果真把恒文的小兒子抱了過來：“是龍變不成鳳，是鳳變不成龍。你保長先生吃的是公事飯，讓你老看真了好交差。”說着真的動手解小孩的破包被。

歐陽恒文把兩隻手捏得直响，壯起膽子說：“是呵，看看也好，免得保長先生不信……”

“唉呀！”張婆婆忽然叫了起來，“這個死丫頭，又扇了一身！……保長先生——”

“未必是他們傳錯了？……”潘保長一邊想一邊斜着眼睛看了一眼：一把骨頭一張皮。心里引起一陣惡心，連忙揮了揮手說：

“算啦，算啦！”

張婆婆還是笑呵呵地：“保長先生，還是看一看，公事公辦嘛！”

“丫頭就丫頭，沒有什麼可看的。”姓潘的轉身對着恒文說，“‘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’！丁可以不抽，這十担谷子的壯丁捐，你是一顆也不能少！前方的將士，等你的糧食吃。”

潘保長提着文明棍走遠了，歐陽恒文才喘出一口氣來，只覺得兩手冰涼，額頭上冒出一陣冷汗。他感到渾身的骨頭象散了架一樣，就地癱了下去。

“你還蹲在這裡做什麼事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還不趕快起個名字報上去！”張婆婆把兒子遞回到恒文手上說。